

海楓散文·詩選集

狐魅



狐魅

海楓著

如果有一天，當妳發現自己是怎樣的被深愛着，祝福妳。

如果有一天，當妳愛上一個人，溫柔的善待他，愛他一生一世。

如果有一天，妳失戀了，不要難過，所有藍色的深情，也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

如果有一天，妳已不能愛，不要疑惑，人活着還有許多許多的事要做。

如果有一天。

我還是用心的祝福妳，朋友。

序

海楓出書了！有誰會相信，當天和她一起去瘋，無端端的妳說妳夢見了妳出了好多好多的書，然後就去了個無人的地方，好遠！好遠！咱們都笑了。有時，和妳在一起，我就好像拋開了一切跟隨着妳，到了她的世界——流浪！我倆的天空、世界，有一半的同樣；只是妳和我的個性不同，妳堅強，我脆弱。但，我們都有同樣的——心靈。

田寧
一九八八年八月

前言

今年的西風太早

使人震驚的是鐵路旁的鳳尾草一夜之間都死光了。我沿着軌道一步接一步地向前移動，心裏淒涼的像失掉了一座城池。稀稀的霧氣奇寒奇冷地在四周彌漫成一個大虛，彷彿流流長的年華稍縱，紅塵頓破。隱隱中有一個聲音說：「跨出這裏後，就不許再回來，永永遠遠的走馬不歸路，直到日子無怨無悔！」

海楓

一九八八年七月

風客

我在等那一瓣風吹來

我在風裏，風外是甚麼人？而我不屬陽光，亦不算黑暗，我只是喜歡做一些自己愛做的事。

當我疲憊時，樹，請容我靠住你小憩。我不是浪子，亦無意漂泊天涯，我只是一個把自家地址忘了的歸人，我在等那一瓣風吹來。

我曾經被雨帶走。我是一陣輕風，誰說我口袋裏擁有一枚指南針？我根本東西南北不分。但是，我可以家家國國地流浪，每一個角落，做一會兒腳。也許，家，就是心靈深處的印象。我從來不在乎沒有屋瓦的遮蔽，但我在意足踏泥濘的真實感，雖然我只是一縷任性的羈烟。

但是，告訴你，樹，不要愛上我。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感情藏留

在一角，我的愛是要放逐在家家國國，風風雨雨的世界的，對不起，我想我要走了。

我也許曾經很疲累；我是真的好倦，所以忽略了一些甚麼？就這樣渾渾沌沌地睡去，依偎著你。

樹，我走了。

我還是那一抹沒有方向感的柔風，等待著那另一股帶雨的狂風掃來。

一九八七年十月

橙色的木槿花

呀，橙色的木槿花

第八扇門敞開，陽光極地溫柔的拂過臉龐。早晨正懶洋洋的漫步四週。走廊的洋灰地板清冷着打赤的足跟，嘻，好玩！

間隔的溝渠缺水，半乾半濕。內裏輪着花園裏不小心掉落的沙粒

呀，花園。對了，花園裏的橙色木槿花。

他們說很久很久以前，種的是大紅大紅的嘛。

我來的時候，它就是橙色的了，為什麼？這是我唸小學時的空間，我在回憶中。

第八扇門下的位置，有一本厚厚的科學本攤在桌面。

咄，快穿鞋回班，老師來了。

老師，早安！

翻開一百零七頁——草本植物。

哎呀，大紅花。怎麼是紅的？我就沒見過紅紅的木槿。老師——。偶爾側頭，但見那驕陽以放肆的強光侵入花蕊，繁密的綠葉黯然失色。吐蕊兒纖纖地對着我傻乎乎的微笑。哎喲，真是熱得可愛。

木槿花下面印着三角紅磚的圖，圖裏圈外攀伏着小小小小的野薔薇和草雜兒。

後來，我就沒有見過橙色的木槿花了。

從這一戶到那一戶人家，種的是濃火紅火紅的大木槿兒。

小朋友問我，怎麼有橙色的嗎？我就沒見過有橙色的木槿。

為什麼？

那天，我矮坡裏瞧見一棵橙色的木槿花，驚喜得忘了回家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

這樣年輕

曾經錯落於風花雪月的錯落聲裏錯落而去，揮不走一股豪情壯志也揮不走一絲憤慨激動，因為我依然年輕如夢。

千疊浪花滔滔湧起，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的任性妄為，倒也荒唐得亂自在幸福的。

斷斷斷一有情緒，真一場狂歡約會，發狠怪叫，呼天搶地。

鮮艷的紅黃青藍黑白色彩交雜在生活裏，沒得閒空便帶着衝出門，引來側目訝異的讚嘆，我行我素，冷眼旁觀，滿不在乎，哈。

一九八七年十月

狐魅

生。

(1)

自唐宋的書頁裏鬆放出來的七星海棠，依稀是夢迴時那動魄的前

冬夜飛霜的五里坡。

書生騎着一匹上好的千里名駒急急地朝京師馳去。

涼風中已聽不見那一路鑼鑼的蹄聲。

自古多餘恨的是我。

(2)

中原的草草木木都生了情懷，可太陽始終那麼固執地愛去流浪。

於是乎我想。

有一天我要拚着祖先的衣鉢奔向天涯的一個小角。

(3)

而這輩子的青春是拿來浪費的。

江湖不再

古老的祠堂被鐵離深鎖

當然，自由更是倒着得連歇腳的時間都沒有了。

(4)

紅塵依然使人寂寞。

我耳畔突然响起了詩人的聲音。

完了。他說。

吹滅你的燈。

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

等你去親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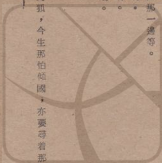
等你去親吻。

等你去親吻。

(5)

女子前世爲狐，今生那怕傾國，亦要尋着那白面書生。

呀



一九八七年十月

荷塘月色——致仲山

(1) 蝶夢

這一首，月未圓，風不息。

倘我是風，呵，月亮，我不能長年漂泊在回憶裏，可放眼的盡是萬里蒼茫，呵，我遲早會乾死。

唉，月亮，我不能終日怨慰沙漠的荒涼，我寂寞得慌呵。

我只想做个輕吁短嘆，若凡俗中的壽命紅顏，輕恍於繁花綠叢，拾掇我無限甜蜜的夢，翩翩起舞。

縱使女子的美麗不是絕代的，我也甘心做那最快老去的一個，固然我真的好怕老。

呵，月亮，像我們這樣的艱難，難道就唯有遺憾而死嗎？

(2) 狐戀

別說我戲弄了誰，我每一次都愛得這般淒淒慘慘的，即使昔年與書生一場風花雪月，也還是全心全意地付出。

誰說誰負欠了誰的？該殺！

我的艷姿，不在古時青樓的一齣戲曲，不在西宮粉黛的醋意，不在西湖的痴纏和飄雪的冬季。更莫說我的風采，今生不在舞榭抑或人前了。

唯有那才子，誤我青春。教我挨着輪迴等待的，生生世世情。咬。狐狸，胭脂已不是我的色，今世我是淡素了。可我的情依然最長最多。

若他不認得我，我直要露一兩手，把他的魂魄給勾掉算了。

(3) 狼迷

月圓了，於西山頭的埡口，狼在嗥吟。

狼是才子，不羈的，浪漫的，堅毅的，勇敢的。任，狂風飛沙，疾步馳騁。

狼來了，狼來了，狼來了：：：：：

千年後，留恨的不是我。愛情是什麼？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呀！你這沒良心的！給我滾回你老家啃骨頭去。

這輩子這年頭，吃飯比麵包比水飽！狼是那一所動物園的才子？

哎，卿本佳人，緣何自甘作賤？

這一怒煞，真要等來生的修練才得以還原了哎。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化魂歸來的三夜

我從長長的黑夜走過，帶露的百葉窗簾在我叩門時凍冷我急促的手背。我回來了。可是當年說愛我的，你在不在？化魂的那夜我聽到打雷，烽火驚天，他們竟向我奔來，哭喊着，苦痛的拍打地面，一時之間塵飛煙浪……

我心好憫，是蒸壯地淌血，一種散赴死城的哀！我說染指，只爲今生；可是打天下的手已經廢了……

時代的動盪依然抖動得這般不寧，而黎明時分我却要趕着上路了……

我在垂柳枝旁痴痴佇立三天了，低垂的南風喚着要回去北方的故鄉，而我其實是西南部的孩兒啊，當年說化灰也認得的，你忘了沒忘？

那一年除夕，恭喜發財的話老說不出口，屋頂漏着冰涼的雨水，蒼涼的好幾天，紅腫的眼睛，他們訴苦老天爺沒眼，竟不保佑多災多難的蒼生，反而更肆虐無忌，弄得大家沒口安樂茶飯好吃，怎麼過年？你抱着我，我附在你肩上悲哀地痛哭……

你說緊根，只為將來；可是社下栽的插杆已經腐蝕多年了……

今天的我們依舊如風飄雪，而未來是多麼遙不可及的事情，多麼遙不可及……

然而昨夜，是雨模糊了，是灰暗朦朧了，我秋波盈盈的俊眼看不見，看不見，可是我一直是靜靜的……

慌急的雲那，我聽到當年的擊鼓聲，歌聲，還有琴瑟的絃響，破空而起，嘹亮凄厲，痛徹人心……

啊，我來了，我回不再了，但是昔年答允要回來的，我真的來了。你在那裏？或者不在？都不重要了，我數着遠方那心血憤動的鼓聲

，凌亂猶如青春年華時抱定大志要遮遍天下的豪情……………

依稀記得，你爲了自由、民主、正義、人情，連油傘藍襖都不帶就衝出去，使我爲你的痴狂傻憨失笑於風雨中……………

多好的縱情，多好的赤血丹心，就容你去吧，我不能和你及兄弟們長街直行了，那隻打天下的手年前廢了，你要單獨動身呵……………

我的心迅速的蒼老下來，等待夭折，如許寂寞凜然的思想，你們都不會擁有，沒有希望沒有明天沒有哭泣沒有歡笑，似乎多日無窮的冰雪已覆蓋我老衰的鬢髮，那悵悵的愛國情操何去何從……………

生前有段日子愛問自己，生我之前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放眼凡俗，紅塵滾滾，我還要流浪多久呢？

山動了，河在翻騰，峰回路轉，氣結一口丹田，仰天長嘯者有你，想首放歌者有我……………

在喧囂的噪聲中，在熱烈喝采的拍掌裏，靜靜地一肩負盡古今愁，何等句重的包廂與光榮……………

那是舊時的壯志，不肯稍有打消的念頭一直是延續生活的支柱，來吧！讓我們找死去……………

然而我已化作千里歸來的鬼魂，不再暴躁不再激性不再英勇不再

……………

你不在也是好的，我怕你失望得痛心絕望我變了；我委實醜陋地等了長長的三夜，你去了那裏？斗室裏暗慘，不曾着燈，使我望得頹喪更頹喪……………

輝煌刺目的陽光，從巷口拖一襲遑遑的影子，背後遠處隱隱約約傳來喝殺聲，風雲底下的英雄好漢已疲於奔命……………

老天！時空幾時顛倒得這般厲害？叫我措手不及得大吃一驚。

我是想起了小時候在斜坡打架鬧事的那班伙伴嗎？大概是的，在離鄉的下午開始就惦念着他們了。可我回來了呀！他們也走了嗎，離背井了嗎？

夢裏幾度哄自己，沙漠中植的種籽，機會往下栽得好深好深好深

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好深的；堅固且永恆，那是我們理想的家園
呵……

誰知縱橫風沙萬里，里里皆寂寥……

又豈似舊時那麼單純？

滄海桑田，歷盡風霜過盡千帆的悲忘，世上能有幾個人揮灑自如
地省略而去？

待所有的記憶風乾後，我就要走了，你還不同來？難道要五百年
後輪迴才能重逢？我好累，任疲憊不堪的眼臉微合還開，是真的不甘
心，不甘心沒着一面就死在地獄裏……

小記：在一個落葉蕭條的日子裏，曾經設想了如此一個情景：死後化
魂歸來的我，雖痴守了漫長三夜，却不得見你最後一面，訴說我悲壯
的哀愁。那年那天那時的回憶也只是更多的憂傷歲月，如風般的無家

無根，愛國情操又該何去何從；豪情壯志未酬，竟已死在地獄裏。這份恨，這份愁，誰能斷絕？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舊情

十八

如果前生隔着千年，那我對你的情意早就荒蕪了十個世紀。
重逢？其實只是似曾相識的感覺。

那個夏涼的家國留不住你的柔情，卻沒來由地叫你患上季節的癡
意。

你說你爲一個飄的流傳而來，帶着尋根的可能。

我還是決定不告訴你真話，所有故事的結局都是淒涼的。

把風霜帶來吧！你不是個孩子。

那一夜，驟然間我似乎懂了什麼，於是當你再度徘徊在我的心衝
時，我已不再那麼刻意地把你驅走。

我不曉得你寂寞嗎？你說你後來也愛上了孤獨的日子。
算不得什麼，每個人都有淌血的時候。

你也許不知道風的去向，就如我不明白雲的徬徨一般。
閒空的時候，我會給你捎封長信兒，就像過去一樣地無聊。
我說，總有一天我要把自己裂裂的扔到世界裏清高一下，
你笑了。

驀然回首。

你眼眸裏屬於世紀末的心事再度洩了出來……：

一九八八年二月

我又偷偷的溜到那幾十英里以外的大城市去了，彷彿是想重拾一些往事，也或者是開始眷戀一段舊情的凌楚。我一直漫無目的地在街頭徘徊，也許企圖捕捉一點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者尋找一個回家的藉口。朋友都說我不食人間煙火，我一直不肯承認，血液裏的浪漫細胞是什麼？不吃不喝不睡嗎？我辦不到。然而你說我孩子。

我十八了，知道嗎？我再過幾月就十八了。十八歲之後將擁有的天空是不是應該更遼闊？也許我要求太多了，我很貪心的。

但是你呢？難道你就不貪心嗎？我的愛是用來放逐在家家國國的。不要再慢了，我的固執你又不是不知道，還磨蹭什麼呢？

良久了，我一動也不動地盤膝靠在落地窗前看著這個曾經被我們喚為變態的都市的風景。路上飛也似的車輛依然匆忙地穿梭，行人都

笑我感情泛濫成災，其實我有點麻木。

雨停了。

我又回到人群中熙熙攘攘。

這座城裏的人就是這樣冷漠的。哎，真想親熱地打個招呼。

嗨！我回去了。

我房裏的紅掌又枯了。你來過？

一九八八年三月

再看你一眼

凌晨的月台路上，輕飄着朦朧的細雨。我披着你送給我的夾克，撐了把傘，想再過半小時後的自己，不知道會不會爲你哭了起來？我有許久不哭了。半小時，太短促了，我們的情誼僅剩最後的半小時而已，呵。

有個賣熱茶的小孩向我走過來。他被雨淋濕了，白襯衫貼在他的身子，他不舒服地擺動雙手。兩手握住的熱茶在雨中上下搖晃起來。我知道茶都被凍涼了。

他說他很冷，問我可不可以遮護他一會兒，我點點頭。他有十歲了吧？記得你十多歲的時候，也是這樣子的。賣熱茶。我一直不知道你爲什麼會賣熱茶的。

我問他賣熱茶好不好賺？他瞪大了眼睛看我。我不好意思地垂下

了頭。他心裏大概以爲我打這行的主意，我看到他眼裏一些些的敵意一些些的恐懼和一些早熟的無奈。

他問我要不要喝茅根茶？我笑了。茶比我的心情熱一點。我給他五毛，他還了給我說這茶反正要扔了。還有二十五分鐘。

你揹着行李，隔着玻璃看我們。我在猜你想什麼，過去？未來？到了候車室，他丟下一句謝謝，奔了進去，恐怕這人情長久了，就不能償還似的。我看了你一眼。你的眉皺着，一身濕漉漉的。你是下定決心要走了，不然你不會淋着雨也來。

以前，天一下雨你就不去上學，說什麼一天假一年的轉變都不關你事，你是這麼微不足道的渺小。

小學沒唸完，你就嚷着出來了。我始終不明白這麼做你到底是對還是錯了？如果你不出來，這個已告瓦解破碎的家由誰來安排？如果不是因爲這樣，你又怎麼會淪落到這地步？

你伸手接過我的雨傘，把它放在地下，拉了我緩緩地坐到椅子上

就像今夜，你說。在人們感到寒冷的時候，給他們一點點溫暖。我笑了。離別的時候總小，而我有一絲的快樂，此刻。

你握緊了我的手。

你的手依然是熱的。

往事突然又飛掠我心頭。

很久很久以前，你帶着我和兩個去拾木柴。天下大雨，我們被困在山坡上，你教我們用樹葉和樹枝做棚子。棚子搭好了，我們就在裏頭避雨，我冷得一直在發抖，你一把的把我進懷裏，並用你那粗大熾熱的手擁着我。

我挨得餓了，你和兩個哄着我。外邊一直响着雷，閃着電。你却不知不覺地在你懷裏睡着了。

當我醒過來時，已經到家了。你笑我睡豬，這一覺可把你折磨得精疲力盡的；還叫兩個以後不要讓我吃飯，免得我超重，累死你們。我被弄哭了，你使用手拭去我的淚痕。你的手總是熱的。

「回去吧！謝謝妳來送我。我以為妳不會來了。他們還在怪我嗎？師父怎樣了？」你說。

「不！二師父，我們從來都沒怪過你。師父？師父很好，很健朗。」

「算起來他老人家也有九十八歲了吧？」

「是吧？我再過幾月也十八了。」

「好了，回去吧，阿楓，列車就開了，我走了，再見！好好照顧自己。」你緊緊的握了握我的手，然後登上車廂。

有一滴雨水沾到我手背上，把剛暖和不久的手再度冷涼了。

回首。你在車窗內探出頭來向我揮手。雨滴在你髮上，你又將自己淋濕了。

我站在雨中，列車正緩緩地向前駛去。我揮着手，在朦朧的細雨裏企圖再多看你一眼。

陽光隱隱約約地從空中透了出來。雨仍舊不停的下着。三月，雨

季的交流。

我走出那月台，穿過了街道，再拐了一個彎，看到從前那一座小山坡。故景猶在，往事如煙。唉，二兄，我厭棄了你。

其實，師父八年前就死了。華帆，清源，珂德和慕霖也先後死在車禍中。兩儀前年在巴黎自殺了。建存步你後塵，三年前被逮了。我？經過了這一場家破人亡，我還能怎樣？

這一路上，我想着過去，想着你那熾熱的雙手，我沒有哭。不知道為什麼可以不哭了？我想也許天冷，冷得我心寒。

我是對了，還是錯呢？

一九八八年三月

小札子

卅

忘鄉

忘了我來時的方向，也許不再有鄉愁，也許在大街小巷徘徊的時候，還固執地尋找那似曾相識的溫柔。可是這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故事，也許流落在時光的陰影裏，也許在記憶中隱居，沒有誰會去關心或者在意的傳說，即使是隔岸的相思，也只有在這虹閃爍的夜晚沉默……

吃西北風的女子

站出來，以萬種風情。就像美絕的天籟，叫地球拼住了呼吸。回首。妳聰穎的智慧令所有的星宿忍不住發抖。江河錯愕，妳淡泊而淺顯的眉批。再不用繾綣溫柔，女子，妳瀟灑的本性和浪漫的色彩，大

可以醒得人間迷醉。

一份遙遠

沒有量過一座山和一片海和一個天空的距離。我想：加起來最多也不過是一個你，一個我和一個他的感情。然而，有一份遙遠，就在你高談闊論時，就在我沉默不語時，就在他失魂落魄時，被量了出來。

最差醫生

我一直很懷疑，關於心碎以及滴血的問題，是不是需要一點麻醉劑，然後，用一份嶄新的愛情包裹起來？你說，自己的傷口自己醫，我的痛苦只好在午夜夢迴時，加深……

等雨

等了一生，等了一世，還等下去嗎？也許你來，帶着林裏百啁的黃鶯，敲我屋頂，牆壁，窗扉，門扉，台階和夢裏。可我僅剩今世。

酒客

再把發酵的話重說一遍。三十六計，我只有一計可用。那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時候，把自己灌醉。當然，這還不夠，我還要冒一點點險，在你看不見的地方，醉死！尤其不小心被你知道這故事以後。

一九八八年四月

縱

哎，請容我放縱不理睬你，因為今天屬於我。草已經青綠，陽光怎地在發黃？大概是雨季剛過，大家的頭都有點昏沉沉地重，委實不勝多加思考。

那陣子夜裏瘋狂的呼喊，將靜伏着的無垠海角，刷清掉。窗前那輛垃圾車剛駛過，載着昨天的那樽酒瓶和玫瑰花瓣。

這實在不是什麼好玩的遊戲，乏味枯燥。患着傷風的憂鬱，打着噴嚏，而喉嚨今早突然啞成一朵清蓮似的美，如三千伏特的電磁，在你對談。

你可以不當自己是人一樣看待。多少撇開一絲面子關係，淺啜一盞隔夜的龍井或獨嶺香，賞着蒼白的天色，慢慢燒臉。

可這都不是我們所願。你顫栗着看那風景日曆牌，三天零四小時

二十五分，太遲了。前幾天就該撥一通電話到山頂投訴，原始死到那裏去了？媽的。

纏繞的紅緞兒碍着門前蒼天的古樹，索性溫柔到底的纏繞着枝枝葉葉來，也許你就給我癡癡的呆在露台前拉提琴，不要問太多悶得發醉的問題，無聊得緊，討厭！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一地，我是歸人，亦是遊客。

幹麼要哭？在這無孔不入的大眾傳播媒介，你是主人也是神，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

別用震愕的神情看我，當風雨過去，當陽光炙痛了你的手，我想說：「走，一起打天下去。」也許你不想跟我，沒關係，我自己來。

淡掃娥眉——致北極

嗨，好久不見了，昨天煮綠豆湯時想起你，你的信我兩個月以前就收到，獨在箱子裏，已經忘了你說了些什麼？好像是很久的事情，關於海洋以及冬天的結束？也許不是。你那邊什麼時候有陽光出現？在攝氏幾度呢？我這廂剛飄了陣西南風，雨季就要來了。

我近來患了咳嗽，有點習慣，一天不咳便怪怪的。十里內的芳草處處，順路順溪，我在睡眠惺忪的早晨迷惘地想，要到那裏風流快活呢？朝陽在六點零四分時從百葉窗簾的縫裏殺進來，朦朦朧朧。鳥獸，石榴葉在風中磨擦着彼此，颯颯。有人在叨叨樂樂地交談，月牙兒屈在那幹後拭淚。昨晚下了好大的一場風雨。

不要笑我，我昨晚睡得太醒，累垮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今晚的報紙說死了三個人。我想，同發他們不知道有沒有出海？我今天忘

邊界旅舍

卅八

(1)

在略獲饑餓和不齊全的廚房，我憑着經驗和常識生了一爐火；爐，是用三塊檢來的石頭拼成；順手在廚房搜了一把曬乾的稻穗點燃。我不能陪着那夥顯佬喝湯水，我無法接受那是觀看獵下的甘露，因為一開始它便澆得我整身濕。沿門挨戶問人要了一個奶粉罐，新的；六號的長髮女子遞了出來，有人噓，她是妓女？我？三兩步急急的接過來，連多謝都來不及說，噓！門關了，她一晚多少錢？卑鄙下流！

我想她不是老娼。雅格跑到廚房來找我，叫我防狼，我冷笑，哈。裝滿一罐的自來水。幾乎窩息在這沖涼房，整棟旅舍就得這麼一間公用，誇張！地面堆了不少煙蒂，錫箔，火柴枝，吸水草，廁紙，針筒……有人吸毒？我打了個冷顫，非提高警惕不可，雅格不知從那

馬給了他一張紅登記，泰國給他地皮和屋契。他說來這裏住的只有六種人，一是妓婦，二是嫖客，三是流浪漢，四是旅客，五是水手，六是山兵，全部加起來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其他通通是男的。我問中性人多不多？他說沒有，這些傢伙們爬不到這裏，大概都死在半山那條大路旁的水溝了。我笑，他講話真好笑，誇張，哈哈。

這裏還是屬於咱們家的嘛，難怪連思鄉愁的感覺都沒有，一直快樂快樂樂到飛起。我向對面的山邊走近，下面就是異邦了，鄉愁就在那兒，伸手可及。夜風中隱隱約約聽見兵士操練的聲音，號頭厲厲來鳴去，像小時候玩的沙盤迷藏，嗚嗚嗚嗚……

不知道什麼時候雅格也醒了出來，我問他為什麼不睡，他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式，我們默契地打了一個眼色，抿着嘴偷笑，哎，應付死了。雨季剛剛來臨，這樣的涼風徐徐也許深夜的時候便要嘩嘩嘩地下一場雨。天空裏沒有星星沒有月亮。我想起了一些人，在我生命裏經過的一些人。雅格似乎也一樣。我們很多時候會做着同樣的事情

，也不知道算不算靈犀？但我情願只不過是有這麼一點同感而已，我不希望有一隻蛔虫在我肚子裏，要死！我心虛得很。

(2)

上午九點兩個字，太陽到現在還爬不起來，窗外滴滴答答的漏着積露兒。有人敲門。是個黑人。我的朋友說這種黑鬼子，即使看了大半天，也還是只看見他的牙齒。我試著找了一些形容詞來形容他，但是還是只有那句，他擁有一排整齊而且雪白的牙齒。失敗！

他聽說我有熱水，討水喝？變態！大隻疊疊一個男子漢，你以為這裏是沙地阿拉伯？他笑笑表示初臨貴境，不習慣。他說他是王子，我倒了半杯給他。我是皇后呢，黑人牙膏。他給我一個古古怪怪的錢幣，兩不相欠？我燒了好幾個時候的開水。我跟掌管的说在這裏賣熱開水也能賺錢哩。這裏的人懶，打開自來水就喝，真他媽的豪情瀟灑。

躲到廚房裏去，燒水。水沸了，把麵包浸下去，放了些白糖。嘿，姑奶奶我新發明的早餐。那長髮女子拿了個尿桶進來，我跟她點頭，指了指這古怪的早餐。她以為我問她要吃的，回頭拿了一個糯米做的糰子給我，又走了。

我拿着這糰子發了好一陣子呆，她們就吃這個？買的做的？羅格說大概是買的，堆了好些日子了，猜想這些泰妓隔了一段時間便下山買食物上來屯積着吃。

我拿了一瓶熱水到六號的房裏，她的兒子奇怪地抱住枕頭在床上瞪着我。她在枕頭。黑亮的長絲在金色的朝陽下寫成一串銀河。她雙手合一表示謝意。我輕輕地牽動嘴脣，她也笑了。本來想告訴她什麼，罷了，貓狗鴨搭不上馬牛。我們來自不同的方向，身世不同命運不同，在這兒只不過是一場美態和短暫的交錯，用不着言語用不着深情。

回身，瞥見牆角有個電水壺。鏽了。我看了看她的兒子，也許他就喝這個長大？還是少泛濫感情，自己幫不上忙的。她們就這樣子生活。我多多少少有點難過，除了同情。

一個早上的心情突然變得不好起來。把早餐草草地滾到肚子裏。下午就要走了。

收拾了一下包袱，也沒什麼好留連。我只是過客。我不算遊子，更不是浪人，沒有人在自己的家鄉失根，即使是在最邊界的土地，除非自己連家也不要了。

我是愛家的。我跟雅格說這一地旅程之後，回大山腳第一件事是吃得痛快，然後躺在家裏睡它三天三夜。

這陣子吃不好睡不好。哼，流浪。

你以為流浪這麼爽？

尤其是在這種陰雨嘩啦不要命的落雨季節，走兩步路也傷風。然而，我們的行程還沒有完。我們要越過這一座星橋，要親自

看見異國的花草是在怎樣的空氣中呼吸，要知道人家的月亮到底是圓是缺是明是暗；我們總是不肯罷休，不肯甘心於一片天空的風雨。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吃苦也要流浪的原因。

掌管的主管地收了租金，雅格跟他說了幾句話，他的驢馬上沉了下來。我心裏暗笑，雅格這條伙老毛病又犯了。

下山的時候，我把餅乾都送給六號的兒子了。他怯怯的。我幾乎是一步一回頭地望着他們。

咳。不服氣地輕輕打了自己三巴掌，到處留情。我想，我這人滿攔不來。

路，還是要走的。而且我們要走得更好。

這一回是真的要離境了。到一個可以患鄉愁的地方欣賞那茶樣的相思。

哈，流浪就是要有這種閒情。知道嗎？



一九八八年四月

單程線

(1) 出發

流浪的人告訴我，山村的教堂裏，他聽到神父這樣勸勉孩子們：「明天，我要帶領大家爬過山，到那一邊的部落去，和那兒的朋友們會合。爲什麼爬山呢？這些圍繞我們的山，許多小朋友從來不會站上去看下來過。你不是聽過一些外來的客人說，從山上看到我們的部落時，好美呀！要是我們自己連一次也沒有那樣看過，不覺得慚愧嗎？所以，明天我們要一起站在那頂高的地方，看一看我們的家、學校和教堂。雖然一座座山把我們圍起，路程也許要用掉我們五個小時的體力，但那是值得的，因為我們會很滿意，能住在這麼美的地方。」

於是，我決定要走了。走一路的山光水色，寫一生的風風雨雨。

(2) 路上

我常常不知道方向。但是無所謂，這一生我不急，沒看到的一切，留著來世看。有時候不一定要跟著規矩。我不是乖孩子，那些文字寫不出來的，壓迫肚子裏也爽。我只想流浪。

(3) 驛站

停下來時候，我找到一本小說。

裏頭的一個工人，從沒見過海。他的妻子說：「海沒什麼好看的，聽說不過是些浪濤浪出的水而已。」她也沒看過海。

後來工人死了，他嚮往的海就在他家的一百哩。他始終不曾親眼

目睹過大海的澎湃。可見理想不去實踐，永遠也止於理想而已。

(4) 盡頭

若不是因為天災，我無法明瞭一段盡了的人生。就像歌曲休止後，我依然震懾。

(5) 歸途

原以為活着只有向前，却料不到仍有回首的一日。那是我長大以來，最興奮的一件事，因為十八年來，在我走過的道路，無悔！

一九八八年七月

我只能畫張家家國國的圖

八月了，時光就這樣飛馳而過。

你來信說已經是最後的夏天，電線杆上還是掛滿一字行的候鳥。亞熱帶正綿綿的瀟着天水簾？總是這般風風雨雨的故鄉，唉，就不知道爲什麼使人牽念？

我在鄉裏的郵局掛了封限時信，也不管它是否真能準時到達。信裏就只畫了張家家國國的圖。你也許懂得我的心意，我委實不知說什麼好。

有一年了，我數着日曆，也想漂泊天涯。一直以來都陷於虛空狀態的精神，逼白得使人悻然。我瑣碎的心已不知流浪多久了？我真怕我迫不回來。

後來我這麼想，這只不過是過渡時期。其實我們都不必太過担心

，每個人活得還不錯嘛，真的無須太着急呵。

前陣子煩着舊物太多，正愁要往那裏丟好？思前想後，就不了了之了。閒得沒事，一樣樣都翻出來，趁陽光猛烈，便準備暴曬一次。結果無端端的將房裏秩序弄得一團糟糕。

也無所謂日夜流轉，在走着走着的時候，不覺地把早晨和黃昏都跌到腳下了。於是，我在荒廢地活在昨天或明天的空間裏。

強烈的憂鬱感還盤伏在心底。我想，其實我的心情並不會真正地好過。其實，我一直在哄騙自己嘛？也許，你們了解我比我自己了解自己還要多？

雨季了，陽光在發黃。從林裏穿過，嘶殺聲便緊跟着响個不停，殘葉污穢盡纏住褲角弄濕，好惱人的路。

然你問我近況。我想說，當您已走得疲憊不堪，而前路還是那麼長那麼遠那麼渺茫時，你又能怎樣？後來我又想，算了，我還是走我自己的路好了。

真的懶得說了，我只能畫張家家國國的圖。



一九八七年八月稿
一九八八年八月修

詩
選

夢

脫下的草帽
是我唯一的故鄉
天涯是一個夢
海角是一個你
二十年後
我將在城市裏隱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沙丘之女

(1)

瘋了！萬馬奔騰的沙塵

山河殘地換了顏色

千年的包袱

我拚

不

起

陌生的人來了

揭去隔世的幔紗

那輕騎在狂風中

撒野

他們在咆哮

我們

就像被趕盡殺絕的一群

黑夜裏傳來的笑話

逐漸在空氣中

冷成一個

惡夢

凌晨

剛穿上白袍就被迷迷已極的

號角驚亂了心房

經典

在他的斷棍裏
發芽

火
熊熊的烈火
在西南部的聖殿
焚燒
勝利的驕傲
使他們污垢的臉
呈現煞氣
他們誇張地笑了
目中無人地笑了
哈哈大聲地笑了
你們爲什麼

哭泣

下午
他們將往東部遷移
並在水源的兩頭
定都

你們這些神奴呵
爲什麼說

終於有一天

我們擁有幾畝黃土
來埋葬自己的

展骨

(2)

就因為那張芙蓉般
皎美的臉龐
日子就像累積下來的錢財
富裕得沒話好說
習慣了
把每天塞進
羊皮袋中的硬幣
當作一種情緒

淺

(3)

又是秋天了

青春在這幾個敏感的

季節裏最易

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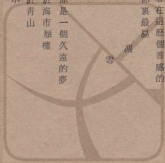
零

這原是一個久違的夢

關於海市蜃樓

關於青山

綠水



聖經被擱在

角落裏還有陽光

以及佛理

和鄉愁

(4)

風沙萬里的故鄉呵

請許載這罪人

重披夢紗

我原屬於荒涼的民族

流浪只爲了
復活的



前緣

千古浪潮
冲蝕
亂世奔騰底兩項誓盟
倒一趙輪迴之說
她乃是那應約而來的痴情女子
只是
怎地一幅滄海桑田圖畫
使她滑落下
一襲前世
婚紗

一九八八年二月

少年事

三月

我走過一地黃花
像熟讀一卷星宿的戀情
有人在阻攔一場別離
用星星的眼淚
和化蛹成蝶的美麗
這麼久才結束的成長
他們這麼快便揮起手來

一九八八年三月

流浪

縱然流年真的似水
我想 我還沒費得起今生
閒閒的到多多個國家去
快快的或慢慢的走
都無所謂

一九八八年三月

潮流

潮流是這樣子傳開的
你拊一把
我拊一把
慢慢的時興起來
古靈精怪

一九八八年三月

成人

大白天
聽到自己跟別人說
十八歲了
古時候說今生
有什麼恩恩怨怨
情情仇仇的
可以去
報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

惑

你用陽光已經的笑聲穿過

我謙卑而緊閉的影棟

三樓多窗多扉的

偌大的空虛

的門房

時

我

悄悄的

舒展眉宇間

那千千百年來

憂鬱和自苦的一份緣

想已是到了綻放落語

可是倘若前生便許下承諾

今世怎會這般恍惚着

一朶紅掌的枯萎

以及這一路

唱絕的

民謠

呢

一九八八年五月

回首江邊無故人

我總是不肯相信時代的換轉
我總是年復一年立在這石岩，回首——
你的詩稿我握得發黃
我不管他們需不需要道流轉
更不理會它是不是真的神奇
我只記得這就是我們所擁有的過去
我只記得
咬，詩人

一九八八年五月

細說

爲了隨你棄家國
我把頭髮給留長

留長了好飄盪江湖的堤岸
像秋水剪不斷的溫柔

叫每一吋經過的泥土散出芬芳

然而我怕來不及了

長路之後的轉角處請你

標上黑色的去向

讓我這一路的追趕不至於
迷失

我是真的真的跟你去了
不然我不會把希望和理想填上你的名字
不然我不會對着多餘的歲月懷恨那麼長久
不然我不會讓自己的心擁有一個
回憶的缺口

就這樣過了春天夏天
已經到了深秋風涼的時節
想還有幾千幾百的尚未飛盡的紅楓
在初雪紛飛的林林叢叢唱起冷冷的央歌後
我怎能不美麗呢

一九八八年五月

結

就將這陌路
你還是不在意的經過
歲月 我的眉已聚得老高
却始終望不見
你真誠和
專注的
一眼

一九八八年六月

掌燈——致素萍

我一直一直忘了提醒終
走在生命最幽深的路時記得
掌一盞不滅的
燈

一九八八年六月

望春

掛在廂房門口的檀香珠簾
似一代紅顏悄悄垂睫
含愁帶笑
封鎖了兩忘的煙水
盈盈成病
那簾動輕輕
不勝呻吟
朝爲曉風曉爲夢
等的是
歸人

一九八八年六月

重樓深鎖

每天
妳把漂了白的衣服
靜悄悄地晾在
說了時代的欄杆上
妳說：「我已經不理
塵俗的事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

愛國

我用極之平靜的心情
大聲地向你起誓
如果有一天
我死了
一定要死在你
最香的土地

一九八八年八月

跋

躍

天祥
一九八八年七月

我從時光裏瞥見這女子，她的傳奇是因為那靈魂般的美麗，沒有人知道她此刻想着一些什麼，也沒有人能夠明瞭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她比誰都早熟和懂事，然而她不说也不做給別人看她的滄桑。有時候，你會把她望成一份迷茫，你是一輩子的認識。我總是手足失措地面對這樣的她，彷彿一剎那便是永遠，一種感覺，她就是那風情，把路走到了盡頭，再一步步地奔回紅塵……

俗子

一九八八年八月

三百六十五里路，咱們走着瞧！

阿祥

一九八八年八月

我愛妳，海楓。

廖奶奶

一九八八年八月

後
記

青春未央

我是很衝動的想出這本書的。

因為我發覺我已經十八歲了。

這本書的稿最久也是去年十月的。

我沒有收集舊稿的習慣，都是朋友的剪報，因此要謝謝他們。

從小，在方格子裏塗塗寫寫，天空就是這樣子寫出來的。

寫詩是最近的事。

那是因為文風學社的關係。

對於自己的稿，我不敢斷下評語。

到底共鳴和掌聲是需要你來合作的。

所以請仔仔細細的看一遍，我是否寫得好？

海楓

一九八八年七月

狐魅

作者：海楓

發行：文風學社

印刷：東方印務有限公司

初版：一九八八年九月

定價：馬幣六元正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ublished in Malaysia

自唐宋的書頁裏翹放出來的七星
海棠·依稀是夢迴時那動魄的
前生

冬夜飛霜的五里坡

書生騎着一匹上好的千里名駒

急急地朝京師易也去

二京風中已聽不見那一路歸籍的

足蹄聲

自古多餘恨的是我

·狐魅·

邦購處：

Thoo Sook Lin

2006, MK.10, Bukit Kecil,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自唐宇的書頁裏瑟放出來的七星
海棠·依稀是夢迴時那動魄的
前生
冬夜飛霜的五里坡
書生騎著一匹上好的千里名駒
急急地朝京師馬去
二宮風中已聽不見那一路簫簫的
足蹄聲
自古多餘恨的是我

·狐魅·

散文集

狐魅

海枫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30 日